

张孟良◎著

張孟良文集

第五卷 义霸争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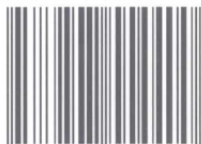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

本书列入
廊坊文艺成果精品出版工程
本书由
廊坊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资助出版



ISBN 978-7-80755-440-0



9 787807 554400 >

定价：300元（全八卷）

义霸争雄传

《张孟良文集》第五卷

主编：董春霖 副主编：张中吉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孟良文集. 第5卷 / 张孟良著; 董春霖, 张中吉主编.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55-440-0

I.张… II.①张… ②董… ③张… III.①张孟良—文集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4436号

书 名: 张孟良文集 (全八卷)
著 者: 张孟良
主 编: 董春霖
副 主 编: 张中吉

策划统筹: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刘红哲
康董康 贾伟
李 鸥
特约编辑: 张建丽 赵玉洁
赵 青 刘继东
封面题字: 张孟良
肖像摄影: 孙德民
装帧设计: 廊坊大视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圣仁广告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35 / 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廊坊市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500千字
印 张: 103.625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755-440-0
定 价: 30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画卷

——写在《张孟良文集》出版之际

董春霖

八卷本的《张孟良文集》在作者已届八旬高龄的时候问世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为能够帮助张孟良先生完成这一人生夙愿深感荣幸，其间经历的一些事也是令人难忘的。

实在说，我没有资格来为《张孟良文集》作序。张孟良先生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历经几十年的创作路程，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而我只是一个晚辈，一个普通读者。促使我敢于动笔的原因，还要从我与张老相识谈起。

我与张孟良先生相识是在2000年我调到廊坊市文联工作以后。因张老是在原廊坊地区文联副主席（主持工作）的岗位上离休的，离休后回到静海县老家安度晚年，这样每年春节我们都要驱车去静海慰问张老。记得是去年夏天，我偶然接到张老打来的电话，表达了想出版文集的愿望，作为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的总结，并想得到文联的帮助和支持。我听后的第一个反应，这是一件好事，很有价值。我与同事们商议此事，当即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都感到文集的出版对张老本人、对廊坊乃至全国文学界都是一件应该办而且应该办好的大事。其一，张老的文学成就自不待言，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地，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成名之作《儿女风尘记》在全国影响很大，是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的十二部优秀作品之一，曾影响教育了一代人；其二，张老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生活底子厚实，创作态度严肃，六十年笔耕不辍，不断有佳作问世，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中确属少见，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文学创作的执着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其三，张老是廊坊文联的第一代领导者，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廊坊期间创作完成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他完成这项事业。

大约在2007年9月间，我与同事范丽婷、张中吉、刘京文等专程到静海义渡口村张老的家中，商议编书的事。张老把他保存整理好的书稿、图片等资料全拿了出来。望着他那深邃的目光，使我们深感相托之重。临走时，张老提出由我给文集写篇序，且言辞恳切。我理解他的心情，但却不敢应承。我说，我们几位只是帮助您编辑出版，做好服务性工作，序言由您自己写最合适，您把几十年的创作历程，每部书的创作背景都写出来，放在卷首，这样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也是文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老觉得有理，但仍坚持要我写序，他写后记；并说，你就不要推辞了，没有你们的帮助，我这个文集也出版不了，不要考虑资格什么的，你写最合适。话已至此，我只有尊敬不如从命了。

我知道张孟良先生的名字很早。1978年，我从大厂中学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记得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就提到了张孟良所著的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儿女风尘记》，一部是《三辈儿》。当时我并不知道作家就在廊坊工作。这两部书当时都看了，而且印象非常深。特别是《三辈儿》，看了不止一遍，书中的人物、情节深深地吸

引了我。扛长活的三辈儿的正直倔强，母亲的含辛茹苦，小娥的贤惠和悲苦，老地主曹秃子的阴险狡诈，老尼姑的贪财苛毒等等，以及书中人物富有个性的语言，仍历历在目。我想，一部好的作品一经阅读，那记忆就变成了永远。就像著名作家吴伯箫在散文《歌声》中所说的，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永久的。只是当时读这些作品时，我只有十七八岁，年龄尚小，还不能完全体会作品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

在编辑《张孟良文集》的过程中，我又重读了这两部书。灯下翻阅这些已经发黄的书稿，在寂静的夜晚体味二十多年前初读这些作品时的感受，对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特别是那些木刻版的插图，都备感亲切。《儿女风尘记》是张孟良先生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成名之作，那是旧中国劳动人民辛酸悲苦的真实写照。从张天保一家人被生活所迫，辗转流落到静海运河之边安身，到闺女被骗沦为妓女惨死异乡；从天保告状到母亲悲愤自杀；从天保告状不成反被陷害下了大狱，到小马流落到救济院，受尽折磨和凌辱，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作者向我们所展现的，是旧中国黑暗中农民的悲惨命运和对光明的向往。读后使我自然联想到画家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也联想到王式廓先生未完成的作品《血衣》。感人的文字一如感人的画作，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真善美的聚焦，而张孟良先生的作品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一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画卷。

创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张孟良先生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一位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从他第一个创作高峰而产生的《儿女风尘记》和《三辈儿》看，作家对所描写的时代、人物、景物是那样的熟悉，细节刻画是那样的真切。他所

塑造的人物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性格各异、有血有肉的群像，他们的悲苦遭遇，他们的爱恨情仇，他们的正直善良，都表现得入木三分，跃然纸上。我想，没有对那个社会真切的体验，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没有对劳苦大众深切的爱，是写不出这样的优秀之作的。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可见，自古悲愤出诗人，强烈的爱憎情感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前不久我偶遇一位中国作协《诗刊》社的编辑，自然谈起我们正在编辑《张孟良文集》一事：她说：我从小就知道张孟良，小时候父亲就给我们读《儿女风尘记》，我们几个孩子都感动得哭了。以她的年龄推断，那应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张老的作品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多么大。继《儿女风尘记》、《三辈子》之后，张老又相继写出了《血溅津门》、《洼淀烽烟》、《沽城荡寇》、《义霸争雄传》、《红军的儿女》等多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迎来了他一生创作的又一高峰，从而更加确立了他作为一位大作家的地位。特别是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血溅津门》，一经出版即受到广泛好评，大家争相传看，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播出，更是反响强烈，妇孺皆知。

张孟良先生以写长篇小说见长。他的作品语言质朴无华，极富个性，人物刻画生动深刻，细节描写真切感人，看后就很难忘怀。他所塑造的那些可亲可爱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至今仍活在广大读者心中。张老的成功来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爱，来源于他那善良正直的胸怀，当然也来源于他几十年艰辛的努力。纵观其创作全貌，他始终把自己的文学事业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树高千尺在根深，他所走的是一

条植根生活沃土的扎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这也正是目前一切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最应该思考和学习的。张孟良先生是我崇敬的一位长者，一位在文学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祖籍虽不在廊坊，但解放以后，他长期工作在廊坊，与廊坊结下了不解之缘，为廊坊培养了众多的文学人才。他的文学成就既是全国的，也是廊坊的。从这一点上说，廊坊应该感谢他。

张孟良先生的晚年生活很丰实，除了写作，还擅长笔墨丹青。两年前，我参加了张老的一次个人书画展，感受到了老作家才华横溢的另一个方面。“老树着花无丑枝”，张老的写意花鸟画就像他的文章，拙朴苍劲，气韵生动。据专家评论，张老的中国画很有水准，深得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笔意。

现在《张孟良文集》出版在即，我谨代表廊坊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文集出版表示祝贺，并真诚祝愿张老晚年幸福，健康长寿。

2008年春于廊坊市文联

目 录

251	高公乘血工半夷	回一十第
	姑送国烈变毒副	
198	国匪忠群儿畏致	回二十第
	不方雄群英真	
205	剑指斧门鞘吞益	回三十第
	弄弄支射策勇雄	
第一回	避赌债逃亡大连	1
	当混混发迹沽城	
第二回	雪旧恨南外遇险	18
	怒抛刀抓街逢亲	
第三回	赵阿狗因祸得福	34
	九姨太误入牢笼	
第四回	说安清混小吊膀	53
	开山门百姓遭殃	
第五回	想佳人情诗当帖	69
	发义愤火烧香堂	
第六回	怀大志河滩练武	86
	偿夙愿月下收徒	
第七回	救弱女抱打不平	104
	惩强徒比武盘漕	
第八回	八卦掌威震群魔	122
	太白楼吞肉含刀	
第九回	夜行刺无常断腿	139
	批战表女侠调兵	
第十回	孙月娇夜探袁府	157
	刘广海借枪留书	

第十一回	卖华工血染公寓 闹事变叛国投敌	175
第十二回	好男儿精忠报国 真英雄威武不屈	193
第十三回	运奇谋广爷脱险 献良策侠女乔装	209
第十四回	逢丽人大闹“皇宫” 居奇货活捉“玉堂”	227
第十五回	智兼勇空枪退敌 羞加恨抱志殉节	243
第十六回	害老九杀人灭口 警袁三调虎离山	259
第十七回	起杀机二贼亡命 怀义胆巾帼成仁	278
第十八回	闯二门大闹狗场 挫三将星岛留名	297
第十九回	捧过节邢三仗义 设陷阱崔福诉冤	316
第二十回	说世事善恶有报 讲津门义霸争雄	335
附录一	张孟良小说论	352
附录二	笔耕人生路	358
附录三	关于《义霸争雄传》	362
附录四	贺《张孟良文集》出版	363
后记		366

第一回 避赌债逃亡大连 当混混发迹沽城

话说公元1926年，正是十冬腊月天气。坐落在天津市芦庄子（伪）一分局乔立街二十四番地三号的袁公馆门前聚集着一堆人，足有三十来号，个个都是新裤褂，新鞋帽。短衣襟的小打扮，浑身上下一身皂，内衬白布小褂，灯笼水裤，蓝绸菱角带儿紧束裤腿口儿，一水的青布软帮小靸鞋。脑瓜皮剃得锃亮黧青，新刮的脸儿，满面光亮。大冷的天儿，大敞着怀，袒露着胸脯，黑蓬蓬的护心毛朝外翻翻着。腰里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腰儿硬，大铜卡子明光耀眼。每个人的小腿上缠着一只皮鞘刀库，内藏一把锋利无比的七寸匕首。这东西又叫攘子，甚是厉害。他们排在大门口两旁，两手掐腰，挺胸收腹，丁字步一站，横眉恶目，咧着大嘴岔儿，摆出七个不含糊八个不在乎的架势。这些人都是袁八的打手，今天要跟随袁八陪同袁三儿去拜白云生为师父。三天前就通知下去了，所以今天一大早就到袁家府邸门前侍候来了。

今几个天气格外寒冷。西北风溜溜地紧刮，扬风叫雪，滴水成冰。尽管外面寒冷异常，袁家公馆屋里却温暖如春。正房屋里燃着一个大火炉子，使人走进屋去就感到暖烘烘的扑脸儿。此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多钟了，太阳光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户晒热了袁八的屁股，他美滋滋地正在被窝里抱着九姨太睡着咧。一会儿咬牙，一会儿呱哒嘴，一会儿打呼噜，一会儿放屁。九姨太虽然打心眼里腻烦，可是还不得不百般地依顺他。那九姨太如今只有

十九岁，正在妙龄，原来是一个刚落水的妓女，还没接过客人，就被袁八发现弄到家中做了九姨太。其他八位姨太太，有的被打死了，有的气疯了，有的抽大烟了，有的上吊了，有的跟人跑了。如今只有五姨太和八姨太还勉强对付着活着。那九姨太开始还能忍受袁八的胡乱糟蹋，慢慢地，就忍受不住了，可又不敢公开反抗，只好笑在脸上，恼在心里，表面上与袁八卿卿我我，逢场作戏，而暗地里却在另寻知音。如今天色已经小晌午了，九姨太正迷迷瞪瞪地做着一个小美梦，忽然被袁八的鼾声闹醒，她睁眼看看，已经红日高照。心里狠狠地骂道：“这个老不死的，怎么不飞来个枪子儿崩死你呢！”九姨太正在诅咒，忽然听见墙上的大挂钟“当当当当”一连敲了十响，她猛然想起来，袁八今天要带着小三儿去拜师父，便用胳膊肘子轻轻捣了下袁八的胸口，哼哼唧唧地说：“唉，唉，我说，都十点了，您老人家还不起吗？今个儿不是小三儿去拜师父吗？恐怕现在白老头子都等急了。唉哟，开山门摆香堂的时候都快到啦！”

袁八伸伸懒腰打个哈欠说：“是吗，宝贝儿。”九姨太说：“倒霉样儿，还不快起来，白老头子都着急了……”一语未了，只听“哗啦”一声，把袁八和九姨太吓了一跳。袁八以为有了刺客，一伸手就从枕头底下把勃朗宁手枪掏出来了。

原来袁八有一只心爱的画眉鸟，九姨太有一只疼得像宝贝儿似的狸花猫。猫儿去抓那只鸟儿。一名叫巧玉的丫头去赶猫儿，猫儿一着急把鸟笼子抓落下来，恰好撞在一个狮子滚绣球的江西瓷红花碗上，滚在地上摔个粉碎。

袁八看了不由勃然大怒，朝外面喊了声：

“来人！”

一声未了，由外面闯进来两个彪形大汉，哈哈腰说：

“请八爷吩咐。”

袁八朝巧玉一扬下颏说：“服侍服侍她。”

巧玉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浑身筛糠般地乱抖，一面跪在地上磕头，一面苦苦哀求：

“八爷，您老饶命，八爷……”

两个大汉哪听那个，每人扭住她一只胳膊像拽死狗般地往外就拖，巧玉自知性命难保，索性把心一横，也不害怕了。心想在这个魔窟里早晚也是一死，这样死去还落个干净。她把眼一闭，咬咬牙，任其发落。

正在这时，忽听九姨太喊道：“慢着！”两个恶奴听了顿时收住威风，用眼睛看着袁八。九姨太摸着袁八的脖子摇了摇头说：“八爷，您老人家何必为这点小事大动肝火呢？何况今天又是小三儿拜师父大喜的日子。且记着这一次，等过了这个节节儿，让我好好地教训她。”一面说一面向巧玉递眼儿，“还不快过来谢过八爷。”巧玉急忙跪下给袁八磕头说：“谢过八爷啦！”袁八见老九讲情，便没得法子使了，喝道：“下次再犯了错儿，小心扒你的皮！”巧玉说：“小人再也不敢了。”一面说一面往肚子里咽眼泪，又转过脸去给九姨太磕了个头，才去收拾屋子。九姨太出身寒苦，对下人还算体谅，凡有犯了错的她都百般遮掩，下人们都念她的好处。九姨太也有自己一番用心，因为她想要在袁家独占鳌头，必须得收拢一些耳目。此时已经雷停云散，九姨太又催促袁八说：“您老快着吧，白爷都等急啦！”九姨太这样着急并非完全出于对袁八的厌恶，催着他走，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小三儿。

这时，棉门帘子“呱哒”一响，由打外面走进一个后生。九姨太心里一阵欢喜，她不用看，一听那“嚓啦嚓啦”的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来了。她转过脸儿去用两只含情脉脉的眼睛朝那人看了

一眼，微微一笑。那后生立刻高兴得挠耳抓腮不知如何是好，同时也朝九姨太龇牙一笑。此人二十多岁，中等个，白净面皮，细溜溜的身段，穿戴倒也整齐。留着整齐的、油光光的小分头，戴一顶烟色阔边春秋呢帽，身穿青洋绉棉袍，外罩蓝缎子袍罩，上套一件青色绮霞缎大团花马褂，一根赤金怀表链儿在马褂襟缝外面搭拉着，金黄耀眼。脚上配着一双青礼服呢皮底骆驼鞍儿棉靴头儿，一双白洋丝袜儿。这小子往那儿一站，倒也有一派青年英俊的风度，只是他的容貌不太雅观：一张鸡蛋似的脸儿，上尖下圆，两道短眉毛如同一对大“‘’”号，一对小母狗眼儿，贼咕溜丢，两只小尖耳朵朝前支棱着，一口白牙中镶了颗小金牙，小鹰勾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水晶眼镜。说漂亮也漂亮，说流气真流气。

九姨太正打点袁八穿衣裳，见这小子两只眼儿肿肿的，就用手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朝他努努嘴儿。他见九姨太问他，就伸出两个手指头比画了一下，指指自己又指指外头。九姨太撇撇嘴角儿笑了笑。两个人打起了哑巴禅。

他们这样眉来眼去，暗打哑谜，在一旁侍候的巧玉，佯装不知。九姨太跟那人正眉目传情，忽听袁八一声呐喊：“小三儿！你小子干吗啦？”这一声不大要紧，直吓得那小子心惊胆战，冷汗直流，九姨太也打了个哆嗦。那小子赶紧回答说：

“八叔，我没干吗呀，我进来见您老正穿衣服，没敢惊动，就站在一边儿侍候着了。”袁八一瞪眼，看看九姨太，又瞪着那小子问道：“不对吧？”

九姨太见袁八有些疑心，唯恐事露，急忙遮掩说：“看您老这是怎么了，小三儿刚进来，平时让您老管怕了，见了您老就像避猫鼠似的，哪还敢多说少道的。”袁八其实早对九姨太 and 那小子疑心了，所以老是防范着，总

想找个碴儿，给他们来个敲山震虎。今天就借题发挥出来了，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喊道，“你小子要是不规规矩矩的，我就废了你！”

那小子听了吓得面色如土，“扑通”就给袁八跪下了：“八叔，我要做了一点儿亏心的事，就天打五雷轰！”九姨太把脸一掉说：“这是何苦咧，你们纯粹是挤勒我。”说着就用手帕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

其实袁八并没有看见小三儿和九姨太在干什么。因为他正背着脸穿衣裳，耳听着小三儿“嚓啦嚓啦”地走进来，可是再没听见什么动静。俗语说“知子莫过其父”。袁八虽然不是小三儿的亲爹，可是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深知这小子不吃正经粮食，净干些不三不四的事，所以对他处处留神。又见他近日来常同老九鬼鬼祟祟的，不免生些疑心。所以诈唬了他一下，也捎带给九姨太打个招呼。如今见老九呜呜地真哭了，袁八倒没了主意，心中暗暗后悔，赶忙转怒为笑，拉着老九的胳膊说：“你看，你看，我不过是嚷了那么两句，你心里就搁不下了。好了好了，都是我的不是了。”九姨太一扭身子抹抹眼泪说：“得了吧八爷，您老还有不是？错儿都在我们身上咧。活着真不容易，不如弄包大烟喝下去，一闭眼心里痛快。”袁八闻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急忙给九姨太赔不是。

这时小三还在地下跪着，袁八一瞪眼，骂道：“混蛋，你还跪上瘾来啦！”小三儿听了，这才站起身来立在一旁。袁八穿好衣裳，从巧玉手中接过一个盖碗，一面呷茶，一面问道：“三儿，今儿个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小子都预备好了没有？”小三儿赶紧垂手答道：“八叔，一切都照您老吩咐的预备齐了。”

“小帖子有了吗？”
“有了，是李二写的。”
“进见礼呢？”

“也预备了。黄货，一大包子，足足二斤。”
“嗯。白老头子多年没摆香堂了。今天山门大开，收你做弟老的，这全是看在厉大森的面子上。从今以后他就关山门再不收徒弟了。”

“是，八叔，这事您老早就跟我说过了。”
“说了还得说。在我们青帮里有个规矩，开山门收的第一个徒弟为大，关山门最后收的一个徒弟为老。老的比大的吃香。可以代替老头子施行家法，有生杀予夺之权。你要好自为之。”
“唉哟，我说您老怎么这么唠叨呀，好赛个老娘们家。”九姨太已洗过脸，重施粉面，笑嘻嘻地膘了小三儿一眼说，“小三儿是个有良心的人，人家早就说了，您老一辈子没儿没女您老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养老送终，打幡抱罐，您老就晴好吧。”

“这是一面。”袁八大声说，“还有一面更重要的，那就是为了我费尽心血经营起来的家海会后继有人。你懂吗？”
“八叔，您老放心。”小三儿拍拍胸脯说，“侄儿绝不给您老丢人现眼！”

您道这个叫小三儿的他是何人？原来他就是后来成为天津卫大混混、大恶霸、大汉奸的袁文会。
袁文会父母早亡，原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所以小名叫小三儿。因为家境贫寒，他的两个哥哥出去当兵，先后都死了，只剩下他这么个孽障。袁八是他本家堂叔，见他可怜，便收养了他。那时袁八尚未发迹，每日在海河码头扛大个儿，卖苦力当脚行。一天累得贼死，也挣不上二斤窝窝头，叔侄俩怎能糊口？袁文会小小的年纪每天挨门去讨饭。晚上回来拾把柴火将讨来的东